

第四章、烏瑪訶之歌

「如同女王蜂安定下來之後，蜂群也會隨之安定。同樣地，當意識受到控制之後，感官也隨之控制下來。」（《論瑜珈》，廣博）

1

彷彿還有人使用似的。還有沒洗的磨舊綠紋磁盤上泛著油漬，幾件咖啡杯，那才濾過的咖啡濾紙杯上還留著咖啡渣。

那塊小小的，心臟似的烏心石木砧板上還有剩下的薑絲。

彷彿還有人使用般的廚房。

她在廚房呆傻住的時候，心裡想的還是那舊情人在擁擠的小廚房中吻在右邊乳房上的餘溫。他的愛情就像是藥膏一般。她呆傻了半晌，然後就像是突然醒了一般的離開了廚房。

老眷村房子裡空盪盪地，只有角落裡的一個旅行背包。

她背起了背包，走出大門，把門鎖上，就像是戰士要上戰場前回頭一望的最後一眼，她回頭望了這初來時庭院深深的老房子。

她留下一間空盪盪的屋子，空盪盪地，就除了那間廚房。

2

她找到一本小筆記本，上面用原子筆塗滿了字，有時還塗滿塗鴉，看不出來寫的人是在紀錄日常觀察的點點滴滴、閱讀日記，還是山林植物相的素描本。本子裡像是小人物雕刻與樹林草葉素描，雖不是上層的素描功力，但是看得出來畫圖的人模擬真實之心。

細細的描繪功力是眼與心的合諧之力，在雜多的可複製物的照片堆裡是看不到的。

「人類學上的限度是不能超越的，譬如說記憶的限度。」上面寫了一句，好像是自創的句子，沒有寫出處，這似乎是一本人類學研究生出田野的田野筆記本。字跡在下一段潦草地像是另外一個時間空間與情緒所寫下的文字。這一句是這樣的：「親從子名反映的是時間的價值並非過去的祖先，而是個人的子孫。」這是指在蘭嶼的達悟族，同樣是命名，在排灣族是不同的，時間的價值是過去的記憶，而不是現在與未來。總是那麼幾個祖先被重複地記憶著，而階級的區分也可以從名字上看出來。只有幾組固定的名字可以使用，因此常常遇到同名字的人，表示了彼此的親戚關係遠近。

她在出入田野地之餘，查閱台灣高山族研究史上日治時期背著銀鹽攝影機的森丑之助的相關資料。森丑之助也被叫做森丙牛。

最後，森丙牛戰後並沒有回到日本，他在回去日本的貨輪上跳下海裡。這是一個熱愛高砂國的痴人。高砂一辭最早是依戀祖國的用語，高砂是日本播磨地區的海港名，初來台灣的日本人看到高雄港就想到了播磨海港，鄉愁不由自主地升起。有人這麼說。

當她抵達蘭嶼時，一個畫面條地劃過女孩子的腦海，她看見一個不是現在的蘭嶼。那是日本對於蕃族種族調查書裡所記載的紅頭嶼，而她穿越時空到了現場，看見自己曾經是一個說著日本話的年輕男子，跟著日本土俗人種研究的人類學家考察紅頭嶼。不小心因火藥爆炸物使用不當所傷，小腿傷口感染而客死小島的助手。

這種看見過去的能力，是米貞在人類學田野的第二個障礙，而不僅是她是一個女孩子。對於蘭嶼有一種從心裡顫抖的陰影揮之不去，米貞於是更改了田野地，來到了大武山下。

3

提蜜是蜜蜂的靈魂之舞，是透明的蜂蠟鑲嵌在深層記憶的故事。提蜜是米貞在進行排灣族田野的過程中，無意中發現了跟隨著她的精靈就是那些被裝飾被歌頌被神化的大自然圖騰，牠們不僅是提蜜，勤奮工作。她們也愛跳舞，組織故事的模型。

那時候她正在進行田野訪問，在一張圓桌之上。這是第二次來訪問這位耆老了，說是耆老的老人家其實和年輕人一般，儘管訪問著排灣族的政治組織等枯燥的內容，他對於這位知識分子自居的老家人的研究更是帶著好奇，他是小時候就在世居地見過外星人飛碟

的人。第二回的訪問像是把所有排灣族田野留下的空白，都用填充題加以填補。她不知道為什麼訪問的時候她那麼在意排灣語的原意，她嚴格地像是在逼供，連研究南島語族的語言學家也不會這樣語氣堅決，他們懂得連哄帶騙。

但是米貞還是心不在焉，因為她忘不了那只看了一眼就離去的婦人的眼眸。

原來在米貞抵達時，老人家介紹她認識一位真正的大頭目。真正的大頭目都是女人當家。她看見一位美麗的婦人。當米貞不知覺被老婦人那一眼望去的電波所吸引時，一瞬間，看不見的蜜蜂團隊就跟了過來。沒有人知道這些微妙不可見的靈界故事如何發生。女大頭目自己不知道，引薦的老人家也不知道，連米貞自己也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人中蜂王們遺失了智慧，帶有巫基因的人類學研究生靈魂帶有精靈頻率接收器，吸引了蜂群。提蜜如是跟隨。她的巫系統僅能說故事，透過筆，電一般地訊息傳送到報導人所說的故事裡。古老時候召集了蜜蜂者，即人中的蜂王，也就是 *mamazagilan*。

這是自然法則的譬喻法，說是蜂王其實也就是女王蜂，母的。母系社會就是蜂王一般的社會。蜂王召喚其子民，其中有 *pula*，擁有很多花蜜的擁有者，是蜂王與一般所謂的人之間的中間商。蜂王是資源分享分配者與代理者。其中稱作 *statuses*，就是一般的平民。如今田野中人中蜂王失去了應有的尊嚴，精靈中的蜂王尋找外來者遷徙，而生態中蜜蜂已開始頻率失調的跡象，彷彿在說，通訊息者，有誰聽見了嗎？請排除萬難，到各訊息收發站月台集合。通訊者，有誰聽見了嗎？

在語言學的系譜中，根據語源學共同子音丟失的現象建立起時間流，如此用數學計算出的漸變，有韻律的間變時間流，泰雅族人六千年之遙，鄒族人則具有三千年之遠。這表示的僅是其語言的古老程度，上限是假設的有一個曾經存在的古南島語族。與鄒族的語言那些還可析變出的差異音同樣老的是包含大陸東南沿海都有大的盆坑文化。依照常理判斷，這時黑水溝的水深比現在淺，甚至是原來湖澤世界逐漸遇到洪水而失聯的文明。

鄒族人自稱 *tsau* 和排灣族有區分的階級制度中的平民 *tsautsau* 語音上的接近必有其故事。其中隱約地說出蜂王的子民與鄒族相遇的故事。就像是太陽產下了蛋，由百步蛇孵化的故事，便是在合理化百步蛇的後代如何照顧異族後代的故事，由母系社會的眼光來理解，百步蛇是一般人的祖先，但是唯有太陽的光耀的貴族血液，是特殊的源頭。古鄒族與古排灣族曾經有一系分出，併入異族，或者合併，或者聯姻。那應當是三千年前從最早的古泰雅語開始，是不斷族群衝突與融合的過程。無法想像，用語言學來理解就好，一個來自雲林地區的人類學實驗樣本，和依未來自鹿港操泉州口音的台灣國語的語音學，便具有不同的語音基因。

困了的米貞，打起盹來。臨睡前，她的耳邊開始了嗡嗡聲，那是她的精靈在對她唱歌。她在夢裡與蜜蜂們相會。就像是日本傳說中的陰陽師晴明和他萬物皆有靈的靈性花園。

晴明有一隻叫做蜜蟲的侍女，便是從一隻果蠅般的小飛蟲變出來的。提蜜和蜜蜂兒們，他們說有一個古老的故事，是來自古茶卜安部落。

4

一六五八年，漫遊者眾。

一手持聖經一手持劍的傳教士和水手們乘船來到東印度公司的原料地，一位與利瑪竇一同乘船東來的傳教士，他是被稱為人之子的以利亞。他的名字叫做雅各，是像一名戰士一般的傳教士。兩人在新加坡分手，各自搭上赴他們的任務目的地的船艦。

雅各受聘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表面上他是傳教士，但是，日常工作庶務裡，他除了負責當通譯、抄寫文字之外，還必須幫忙東印度公司收稅收，以及徵收大批土產的粗重工作。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就是當時台灣的小小政府，在十七世紀就以商業立國，成立一個往外輸送鹿皮、藥材、樟腦的商業古國之原料地，是的這裡在十七世紀就已經全球化。

輾轉來到山谷裡之前不曾對於心中的神有過質疑，在石板屋前的他，臣服於異教徒的神，但是又馴於野人異教，掙扎其中。

南部福爾摩沙荷蘭統帥狄雅戈·列恩·孤拓拔，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將領。放逐了手上刺青的蜂王之女，女巫家族者，因為他們是異教徒蠱惑人心的擁有者。狄雅戈，最終被勇士獵首，靈魂漫遊於山野。

直到多年後，將近一百多年後，獵首者卡塔浪的後代，一個混血了外省的排灣族女兒魯必，與被獵首者孤拓列恩的後代，一個從加拿大旅遊至印度帶著西塔琴的金毛卡爾，當他們相遇時，正是兩個靈魂的互相征討與撕咬。

沒有人會記得祖先的仇恨。他們一見面就有電子流動，像是從一百五十年前提蜜所稱的山土空曠谷地血液上回溯他們祖先的對峙。碧安卡的眼神像是黑豹，他是魯凱嫁到排灣族豹系織女，是女戰士集團，是女巫體系，是提蜜所屬從的蜂蝶仙花系仙子追隨的人中靈

魂。

卡爾看起來像耶穌。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祖先的故事，他們僅是無意識地來去，像是祖先輪迴的故事重演。在滄桑大地上戰火綿延前，笛子聲音響起，那是魯爾的外曾曾祖父拓拔應該害怕的豎起毛孔汗毛的聲音，他的金盾在不久後將被碧安卡的曾曾祖父，也就是當時潮州府山上查理仙人最驍勇的戰士卡塔所奪取並以火葬毀棄之，但是碧安卡的曾祖父沒有這麼做，他凝視著盾上的圖騰良久，請示女巫，做 *palsi*，將之典藏祖靈屋石櫃之中。

這就是米娜的祖先們的故事。她成為孤兒並且被荷蘭的父母領養並不是巧合。

5

魯凱族世居地古茶卜安，是雲豹出沒的地方，生來就擁有黑豹戰團的靈魂力，卡塔家族就叫做黑豹眼之家，眼瞳如黑夜中的比星更湛亮的洞視之眼，在優黑中閃閃如鑽石。手掌如貓科動物的撲爪，肌肉顫動奔跑是山中的百獸追隨的王者。

雲豹，在查理仙人的精靈之地都是女巫豢養與召喚的形象。豹女的織女們將之隱藏在編織的衣裳中，將由具有女巫基因的精靈集團領會其中圖像的密碼。

提花，針織中秘密圖樣。提蜜，金蜂，蝴蝶，娃蜜，一一振翅嗡嗡聲，西西蘇蘇愛說故事中。是的，我說故事時有蜜峰與蝴蝶的原型精靈在訴說故事他們隱身在虛無中，一如超聲波的波動，一無高速公路必須讓路的蝴蝶道，震盪飛越，從遙遠的時空振盪而來的波率，如此之遙，又如此之近。

如此之遙，又如此之近。

提花，是編織時重複的母題。當人類集體潛意識在幽微的神祕之中以微小的波弦震動其古原型，精靈如其中波弦震動的形媒介，在波之中舞動。超音波，一般人耳無法聽見的聲音，直覺圖像僅有腦中松果體上存有提取古圖像與撥弦之音密碼者可不知覺翻譯。可見者不明，不可見者見之恍惚幽冥間。

恍兮忽兮，冥兮窈兮，美人歸。

時空的鏡頭推近，在荒野中，有一個婦人在荒野中瘋狂地漫走。那好像是雲南大理點蒼山旁的洱海湖畔，有一個女子正在穿越田野，並且哼著歌，她手上採著野甘菊，像是蒿艾的菊科草葉。

恍兮忽兮，冥兮窈兮，美人歸。

鏡頭一輪轉，時空像是在高盧地區，是貴族的城堡，是夜裡，有一個女子穿著桃紅色粉色系的蓬蓬裙，不，是兩名女子，一個玫瑰紫色的雷斯滾邊，一個是深秋色系的楓葉林，兩個穿著貴族華麗蓬裙的女孩子跳入護城河，逃難。

在亞細亞，在島上，南夷番女狀，被放逐的女巫群，在荒野中漫走，逃難。

西元一六五八年，秋。

我，正在荒野中漫遊。我偷偷地將盒子藏在衣服中，還好是冬天，而且我正好懷孕，帶著巫師箱的我，看起來像是即將待產。精緻的巫師箱住著巫神，巫神體恤我，已經派遣我日常忠心的花神的子民金蜂部隊精靈保護著我，提蜜是有著六一個空間的蜂王。我們被趕離開了村莊，穿著有金鐵甲的紅毛番驅趕著我們離開家鄉，他們說我們是邪惡的巫婆，並且逼迫我們焚毀巫師箱。我捨不得焚毀我的巫師箱，這個決定改變了我的人生，但是沒有改變我的信仰。

被迫驅離的女巫被集合起來，他們說要把我們丟到野獸出沒的地方，活活餓死。

他們驅趕著我們，好像是拿著鞭子趕著耕田的牛。我忍住不要留下眼淚，但是仍然忍不住地回頭看了我的部落一眼。遠遠地，我那被族人稱作在雲之上的石板屋反而看的更清楚。

我的名字叫做峨冷。

uma，是印度破壞之神濕婆的妻子名字，卻也是東南亞社會與大洋洲少數南島語族稱呼他們的家，排灣族語 umaq，有濃濃的喉塞音，很內斂地將河流的「河」這個字的漢語發音像是嗚噎的河流一般藏在內心裡。

烏瑪訶，多像是一個藏在內心深處的情人名字啊。

有一年流浪到台北的排灣族貴族伊布恩，站在台北車站的洶湧人潮裡，想起了他的烏瑪訶，就留下了淚來……

有一群漂流的島民，幾千幾百年來因為各種天災人禍，也為了他們的烏瑪訶，他們必須要流浪。

這一年的夏天，沒有飛魚。歌詞是這樣寫的，「你是焚燒的島嶼，對望的卑南公主」，他愛上了一個蘭嶼女孩，隔了一年他才看到這樣的歌詞。

當一個卑南族人來到祖先歌詞裡傳唱的紅頭嶼，還有他的女人時，他應該要有敏銳的心去發現，這是祖先最早的跨越族群的戀愛紀錄。他這樣發現，雖然他是一個外人，他卻很了解這種跨越族群、語言的戀愛，那樣的戀愛通常必須經過不被諒解、離開、漂流，而那力量強度就像古老唱謠裡的歌詞，讓一座島嶼就燃燒了起來。

伊布恩不喜歡巫師，他小時候就害怕村子裡的巫婆。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和同伴偷摘了巫婆院子裡種的橘子，可是巫婆有威力，他的同伴握著橘子的手一直無法張開。這種童年的小小事件成了他的陰影，當他上了學校去白亮亮的教會裡受洗，牧師們說巫婆不好時他就信了。他的父親後來成為村子裡最有影響力的牧師，他也順理成章去神學院唸書。

多年後，他才明白，巫師是接續一個知識的傳統。

當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自我追尋之路，他們走上修行的道路。新薩滿，他本來以為新的巫師應該是知識分子。

一個法國女人類學家提出了新薩滿主義。在她的美麗論述嚴正地提出西方第一個新薩滿就是站在街頭為真理而與人辯論的蘇格拉底。那究竟不是奇想。是的，在魯凱族部落裡也有一個為了真理而站上街頭的蘇格拉底：不過那是二十年前，二十年後他組織了一個假先知工作室。身為一個貴族、一個神學院碩士、一個牧師的他組成了假先知一人工作室，他無法認同真理不再，他只好以宣示自己是假的，以杜絕於外。

那是伊布恩的神學院裡最要好的知心同學。

如果說曾經有人寫了最後的獵人，那會不會也有最後的巫師？結果他發現，沒有所謂最後的獵人或者是最後的巫師，他在田野裡發現了很多的獵人，並且陸陸續續地發現了更多的巫師，而且越來越多。

他的好朋友打卡鬧對他說，我幫你寫了一首歌，就叫做烏瑪訶之歌。

當風吹過稻田，一片綠色波浪，就像女人頭髮般柔順而柔軟。

「何處是我的田野啊，我野心和愛奔馳的草原？」

伊布恩年輕時參加過原住民的原運，他也很會寫情詩，或許你在 *Rock* 也點過他寫的歌，他在原住民還未成為歌唱主流的時代就用漢名寫過不少歌賺錢，如今這都成了像是匪諜一般，像是背叛原運一般的地下情緣，彷彿使用漢名就是一種背叛。

7

「嘿！這 Discovery 頻道裡的蜂鳥怎麼從電視機飛出來了！」看著蜂鳥盤旋吸蜜的峨冷，眼睛睜的圓滾滾的。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眨了眨眼仔細看個清楚，定睛一看，在臭氣熏天冰冷大樓叢林的台北市裡頭出現了奇蹟嗎，她心裡想。她想起小時候在山上養羊牽羊去吃草的天真遊樂，她極喜愛花草，都是從小時候開始的習慣。

目睹蜂鳥之舞的那一天，俄冷正在台北市的巷弄裡跳舞般的雙足，像是被蝴蝶拎著。

她喜愛蝴蝶。沒有人告訴她，她的家族控有蝴蝶精靈團的靈力。只要是動作矯捷、跑的快的女孩子，經過頭目的授權，就可以在衣飾上繡上美麗的蝴蝶。

峨冷是魯凱族的貴族後裔，她是台灣原住民藝術家中最早的一批女性藝術家之一，是繼承原住民文化傳統復興風潮中的一種時代新行業，有人謠傳想要留下傳統就當藝術家的揶揄說法，但是這無法打擊一心想要遠離部落的傷心貴族後代。

她身邊經常有蝴蝶蜜蜂陪伴，即使在台北市裡面，她也曾經遇見來自南太平洋的蜂鳥，在一株攔腰長出圍牆的七里香盤旋繞圈。那飛出，轉圈，再層次猶如畫出規則的物理飛行路線聖畫，就像是麥田圈那些幾何規則的圖形。是的，以神聖的七里香神聖的花蜜為中心，是蜂鳥盡力演出的神聖之舞。七里香，最芬芳的小白菊姿態佔據七月夏天。

峨冷告訴了伊布恩在台北市看見一隻蜂鳥，伊布恩說他不相信。台灣不應該有蜂鳥。他猜想，蜂鳥是可能是從當作奇珍異獸的人家逃跑出來在都市叢林中覓食。

蜂鳥，在南美巫士的認知中，是北方的神物，象徵進行長途旅行需要的力量與勇氣，踏上為進化與成長而欣然奔赴的史詩旅程。

山裡的伊娜們像是被蝴蝶拎著，為了編草環戴在在頭上遮蔭，每個婦女都是園藝家。

當霧台老伊娜們不再在逐漸荒圯的編織屋製造大南亞共榮圈織衣時，她的部落對於編織競賽之誘惑不屑一顧，倒是卯起勁來發展貴族的百合花飾。

「Ei，你看，在排灣族語這是一個字根，你聽即你看。在排灣族崇拜蜘蛛，蜘蛛有許多腳可做許多事，同樣的附象類形的象徵符號也出現在排灣族，擬形自蜘蛛的符號，是能幹的人的象徵。

「我如愛你，天大地大，都派了整夜的星星望著你。」

「帶著一朵烏雲在島上走，什麼時候會下雨，然後雨過天青。我走的好累。雨快下吧。」峨冷唱著自己編的歌，在低低悶悶的天氣裡像是小女巫一般在祈雨。

多年後，有一天下午，她和許多人一樣，在韓老山海齋的老宅院整理書齋與庭院花草，都會做奇怪的夢。有時甚至是連環夢。她打了個盹，夢見自己正在跳舞祈雨。她夢見自己在一個下著雨的綠色的草原之上對著一台太空船作法，她不記得細節，她只記得自己拼命地跳舞，讓天空降下雨來，澆在太空船上，她只記得這樣的圖像，還有純淨、簡單地努力的跳舞，意念能量單純，就只是在祈雨。就這樣。

在清朝，約莫是西元一七二二年，康熙時代，清朝巡台御史還寫了遊記傳統，巡台御史將之紀錄為加者勝眼社。

峨冷來自古茶卜安部落的「在雲端」之地的魯魯安家族，她有兩個名字，分別為繼承自母系的名字叫做巴莎皋，以及源自父系的名字峨冷。

在古早時候，峨冷的祖先曾經與排灣族通婚，她的名字來自排灣族，曾經，峨冷是排灣族女巫家系的名字。她還有一個名字，叫做巴莎皋，是屬於魯凱族的名字，是母親的母親的名字。據說，叫做巴莎皋的魯凱族貴族女孩善於編織，貞潔高貴，常常配戴著高貴的百合，象徵她的純潔與優秀的血統，但是，通常叫做巴莎皋的魯凱族女孩，也是魯凱族故事中巖峻凶狠的女頭目。

峨冷的母親想念她的伊娜。伊娜，是排灣族稱呼母親以及和母親同輩的媽媽們。

峨冷的母親說，她的伊娜溫柔、神秘，據說來自具有巫師血統的家族，她的名字就叫做峨冷。

峨冷也偷偷地遺傳了來自古時候叫做峨冷的女孩的命運，小時候的她有預知能力。她才五六歲的時候，她親眼目睹對山公路上的車在她的預感裡眼睜睜地從山頭墜下。她對這種感應能力害怕，彷彿成了部落裡預知未來不幸事件的烏鴉。

幸好她預知未來的能力長大後就逐漸不見了。直到她認識米貞的時候。

峨冷認識米貞時，是伊布恩帶去找知本溫泉女巫的九人座車上。

她一見到米貞，頭皮有電流穿過，頭很暈，她想起小時候預知未來的畫面時，她總是會先感受到像是天啟一般的頭暈目眩，然後條乎地，一個畫面進來。

她頭暈，然後看見米貞在廢墟裡撿到一個不祥的舊箱子。峨冷很不安，她不知該如何是好，一來是這小時候才會有的能力怎麼回來了，二來是她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怎麼面對這一個女孩子。

9

黑寶手上拎著一個新禮物，一件像是捕鼠器的舊木盒，其實是早期抓蒼蠅的老民藝。他跳著，躍著，就像個長不大的老小孩，後退，前衝，兩手一登，翻過舊眷村的牆，但一腳踩到許久不再結實纍纍的老梨樹，中空，腐木，佈滿了蔓藤。在黑夜中踩了空而摔了下來，眷村裡對門豢養的不友善小母狗在夜裡吠了起來。

黑寶翻牆時心裡還雀躍著，卻不知道這一次也留了一個最後的驚喜給他。

他總是喜歡給情人驚喜。他會悄悄地就像隻喜愛偷腥的貓翻牆去探望情人，過後彷彿不留痕跡，卻又留下一點蛛絲馬跡。

一片落地生根的肥厚葉子，一件用舊了，分不出是新幾內亞還是中南半島的部落使用的口簧琴掛在牆上。每一次他的女人發現了新貨，總是笑得極甜極甜。有一次還發現了一本印度愛經，日文版的舊書，只有圖，拼貼在漢字詩詞般的片假名文字之中。

就像是在玩藏寶圖遊戲。有一次在舊屋裡還翻出一把老刀，漢式的刀，不是日本武士刀也不是番刀，就掛在門後。俄冷看到後，喜歡極了，想起在舊貨市場玩過的老番刀，不知怎麼地也開始收集舊貨。他像是翻進一座廢屋般的雅賊般的狂喜。

黑寶打開門整個屋子空蕩蕩地時，他的背影少了小孩子的惡作劇的狂喜。

樓上屋子也差不多是空的，剩下舊木板看起來和一開始租屋時庭院深深的樣子沒什麼兩樣，當他走進廚房時，就只有廚房還像是等待著他洗手作羹湯的老樣子。

空蕩蕩地房子映襯木地板閃著光。從舊木料行找到的杉木板拼成的木板，一兩個月前因為舊了，俄冷補了一層亮光漆，看起來閃亮如新。

他坐在地板上，慢慢緩緩地抽了一根煙，低著頭把玩著手上的老式捕蒼蠅機關。一個與肩同寬的木箱，用薄板與鐵片銅絲組合而成，乍看之下，著實像是個謎一般的無用裝置，像個模型版的小迷宮。

只不過那是蒼蠅的迷宮，終點是斷頭台。
老屋空蕩蕩的，就剩下廚房，彷彿還有人使用般的。

10

沒有為什麼，就只是因為時候到了。

離開，戲劇性而任性的離開，總是留下難以處理的一些糾結在一起的音樂。Tangle，這個詞很有趣，她聽著皮亞左拉的探戈，心也跟著糾結在一起，兩個人像是在跳探戈，一場又一場無終止的舞蹈，好像不知道音樂什麼時候才會停止，愛是糾纏之舞，相思是纏繞之舞，曲終人也散。在電影探戈課程中，影像中計程車司機用葡萄牙語說著，只有真正的愛過、痛過，一個人才會知道什麼是探戈。

該是結束的時候了。她想。她離開，只是為了成為完整的自己，不想當依附在男人旁邊的小蔦蘿花。蔦蘿，童年裡永遠記憶的新娘花，孱弱而鮮嫩的蔦蘿，轉眼間，變成一隻老鷹，在日正當中，乘著熱蒸氣漂浮，在山谷之上，毫無顧忌地飄著。

她從來不知道如何去愛一個人，貧窮的西南部海岸，北回歸線以南的熾熱陽光並沒有把她的皮膚曬的黑透，她總是透著牛奶白的

肌膚，看起來非常誘人。「妳嚐起來有牛奶的味道」，阿才讓她記得的一句話。後來當她遇見黑寶，吻著咬著身上竟有黑沃泥土味道時，她才知這話不只是一個比喻。

峨冷的舊情人阿才曾經覺得這探戈是一場表演，拉著她跳著，鬧著就變成了佛拉明哥加上鬥牛舞。念美術教育的阿才曾經是她青春的一個立石碑，紀念碑上寫著，妳聞起來有牛奶的味道。記憶裡，她像是一個住在圖書館中的少女，瞬間，就長成了一個女人，黑的，豹一般的女人，台灣雲豹。

峨冷，一個神秘的就像是一隻黑豹的女孩，說她是女人似乎還有一種未施胭脂的村姑純真，黑的像豹一般。阿才撲在她背上用手摸著吻著找著她裸背上的胎記，笑著說她像是一隻梅花鹿。不對，怎會是一匹鹿，妳比較像是一隻花斑紋的豹子，妳是一隻雲豹。她記得阿才老是滿嘴甜言蜜語，像三月裡的山澗小溪般淅瀝嘩啦啦地。

感情究竟是什麼？她發現自己愛得這麼深，卻又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愛什麼？這段感情是秘密地下工作情報一般，註定沒有歷史，一但成為歷史，它就是失敗的任務。她被這譬喻嚇到了，在她的字典裡從來沒有成功或是失敗這兩種詞，她一直覺得這是一種他人造的假象，她要追求的從來不是成功與失敗這極端的相對詞，她要的是一種很難以言述的東西，這是她從來沒有想過的。但是，緊緊的空虛襲來，一種必須承認被捆住被施咒的挫敗感，彷彿這遊戲一開始就註定有的情節，她不小心玩火反倒被火玩。就好像她想搞藝術，結果到頭來卻被藝術搞那種無法脫身的挫敗。到底在追求什麼？她問自己，卻遲遲不敢承認是在追求永恆。永恆！這要命的詞，就像愛情兩個字對她來說是庸俗的同義詞一般，她決定收手，並且停止黑洞般的譬喻法。愛情絕對不是譬喻法，因為永無休止的譬喻，只不過是無止盡的糾纏。

峨冷為什麼搬家？朋友一直問，那房子這麼好，又才把老房東荊棘般的九重葛整修好，陽光正好，院子裡的九層塔、玫瑰、紫蘇也因陽光正在開放著。只有峨冷自己知道，她受不了沒有期限的等待，她看起來是那麼有耐心，像是一匹溫柔的馴服的馬，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喜當黑寶馴服的隨時喚來溫存的情人，她受不了這種沒日沒夜的等待，那是最折磨的等待，沒有約定，而成了每一刻都是約定。

每一天的夜晚，她總會想黑寶今晚會不會突然跑來，平常很少出門的她，一次難得出門去談一個建設公司公共藝術裝置的案子，朋友介紹的一個建築師給她認識，明著要她接案子，暗地裡其實是盼望她早早結束單身，也順便拯救一下正在看心理醫師治療躁鬱症的帥哥建築師。

中日混血的建築師中村先生，是比日本人還日本人的處女座工作狂，家裡的牆上還畫著五年計畫的圖表，她看見其中第四年計畫居然還是結婚。第三年計畫回到日本，第五年計畫離開集團，成立個人名義的建築工作室。天哪，她由衷地敬佩，並在心底也開始規劃自己的五年計畫，甚至是十年計畫，就像是要革命救國一般，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

天哪，拯救，她想，她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了，還要成了變相的嘴邊肉刀上俎。女人男人她看多了，逢場作戲似乎是露水因緣般地夜霧低垂即來，可惜她總是心裡放著一個人，而那個人總會在夜深人靜時呼喚她回家去，儘管回到家仍僅是一間空盪盪的老屋子在等她。挑情的過程千百同，然而她總是一分鐘熱度，似乎連魯凱族老人家說的每個脈搏都在跳躍的激情，她也感受不足，她只聽心的默契而不從激情的召喚。脈搏與心臟總是在跳動啊。脈搏的跳動呀，就像是血管裡孵化著蟲卵，嘩嘩啾啾，嚙咬心肝的蟲正要傾巢而出。她心裡惦記著，今天是星期四，也許黑寶會來找他，就快速談完工作，匆匆地趕回家。推門，安安靜靜的，好像沒有人來過，當她看見一片落地生根的葉子在房間的木板上，她發呆了好一會兒。慘了，她想，她不想當那隻守在麥田裡的狐狸啊。她甚至後悔認識了黑寶，如果不認識他，就不會有這些沒有未來的等待。

空無的觀念，是無法被收購的。一九五八年，身懷柔道黑帶的藝術家 Yves Klein，曾經把巴黎一家畫廊淨空，漆成白色，把空無一物的空間當作藝術作品展示。

過了幾個月，當她遇見了黑寶，她用一種客套的冷漠微笑著。

在展覽裡，人聲鼎沸著白牆裡的螞蟻，她心裡先是一聲糟糕，然後就剩下微微的微笑，好像是她早就練好的，準備好的角色扮演與情境模擬劇，那笑容就像是日本能劇美學家世阿彌的字眼，幽微。是的，幽微。哦冷就像是一朵幽微的紫色鳶尾花般地幽微著地微笑著。

不斷地被複製的印象派商品，白與綠中一點紫，他們說，那是畫家的自我比喻。

一朵小白花，像是初期彩色電影中在高山上歌唱著的資產階級家庭小合唱團唱誦的曾經的小白花。

在人群與寒喧聲不斷的微笑中，像是穿越了很久以來的叢林，黑寶走向她。

妳為什麼要搬家？手上還拿著展覽個展者的遊戲玩具，像是抱著嬰孩。像是一個永遠拿著玩具長不大的孩童。

她笑著，心裡也不知還是冷還是熱，也不知道說了什麼，就是沒說出真正的原因。這一問令她好想就哭了出來，庸俗的愛情劇就

應該這樣寫出來，但是她沒有，她沒有而且強顏歡笑，好像是對著著空問裡的群眾說話。所有的人突然都圍觀一般地圍著她，是呀，她就要當眾回答，就像是在媒體新聞中對著麥克風回答質詢的官員，她只能說出冠冕堂皇的答案。必須不確定，若有似無，曖昧難測，這是高級的政治媒體公關法。她當下對他說「我玩不下去了，對不起，我破壞了你的遊戲」。然後他吻了她，當眾，鏡頭三百六十度旋轉，天旋地暗，彷彿宇宙中只有兩個人。

當然不，她沒有這麼說。她僅是禮貌的笑著，當著這一群搞藝術最後反被藝術搞的人演戲。她用還算平靜的微笑說著「就該搬家了」，終於沒能把心裡的話說出來，那應當是歇斯底里加上梨花帶淚般的「我受不了等不到你的日子」，或是「如果沒有你日子怎麼過」之類的。

但是，峨冷愛偽裝堅強，她就只是說了簡單的一句話。簡單地令她自己都驚訝。「就該搬家了。」她說。

說這話時，她不敢看他的眼神，她略微低著頭看著地面，是洗石地面，絕版的。她記得在她那充滿情人記憶與體溫的屋子的老浴池，就是絕版的瓷磚鋪成的。

她泡在絕版磁甃的浴缸裡，差點睡著了。她還記得她最愛幫黑寶按摩，像是黑沃土的皮膚，厚厚實實的，黑寶總是乖乖地閉目養神，像是皇帝一般地享受著。

後來，當峨冷再度聽見舊情人的故事，她沒有喜怒哀樂沒有情緒，只是覺得很空。

「蝴蝶的造型經歷各種變形階段，有時她被釘住，有時她試著從幼蟲變成成蟲，有時無法被辨識是隻蝴蝶，有時她幾乎轉變成不受拘束的生物：」女藝術家茱蒂芝加哥詮釋自己畫在餐盤上的蝴蝶，象徵自由和渴望被釋放。

11

搬離眷村老房子的峨冷，終於想了起來自己是在新家。她剛搬來的新家，在潮州街，就在小時候住過的老家附近，窗戶看過去還可以看見她小時候住過的房子。

她從惡夢裡醒來時，還滲著冷汗，醒來不知道這是哪裏，慢慢地才想起自己是在新家。翻身起床，不熟悉地絆倒棉被摔到冰涼的

磨石地板上。

夏夜裡，夏溽熱汗中，古董電風扇不斷地對她搖頭。

她摸黑找著房間裡的電源開關，還陌生的屋子，終於摸到開關，一開，一亮，只有惡夢裡的滄桑和悲傷還留在黑暗裡。一屋子的箱子還沒開封，新租的房子也是空盪盪的。

她睜著惺忪的眼睛還沒睡醒也還沒習慣地找著路，到新的廚房裡找水喝，夢裡的哀傷跟著開水一直湧出來。看看屋子裡的時鐘，剛過半夜三點鐘。

在新的廚房裡倒水喝的峨冷低低地吟唱起不知名歌。無調性的曲子像是一種古老的曲調。

儘管她心裡很哀傷，但是她一點也不後悔。

她留下一間空盪盪的屋子，空盪盪地，就除了那間廚房。彷彿還有人使用般的廚房。彷彿還有人使用似的。還有沒洗的磨舊綠紋磁盤上泛著油漬，幾件咖啡杯，那才濾過的咖啡濾紙杯上還留著咖啡渣。

那塊小小的，心臟似的烏心石木砧板上還有剩下的薑絲。